

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羗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

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

豪貴故得為單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于統領諸種

倉阻河為固翰曰震懼驚懼兒逋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太倉府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欲以

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

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隊銑曰蟾蜍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隊猶轍也言此蟲舉

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善曰莊子濂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平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向曰折推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

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善本作士字騁良弓勁弩之勢

齊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

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曲郤也善曰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曰鳥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

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拜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漂他荅切良曰紹甥高翰領并州越逾也紹子譚領青州涉度也濟漂二水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而捕善本作角字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居其後濟

庭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善曰魏志曰

以炳善本無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消消字

也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倚擊也善曰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倚戾足也雷震虎步亟集虜

滅者哉

向曰炳燒沃灌也標火飛也舉炎盛之人而燒枯蓬傾海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廼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炳燒也說文曰

標火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齊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

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

其餘充豫之民及呂

布張湯

善本作楊字

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士崩瓦解不俟血刃

良曰

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

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

幡也士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善曰呂布張揚已見九錫又尚書

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士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主崩何謂瓦解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

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代有苗禹代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

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

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

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

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

焉能展其節

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調選擇也搨

懼操不敢又操特

善本作持字

部曲精兵七百人

善本

圍

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明始作起也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音義患切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善本作列字士立功之會

可不勗哉齊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

尚書曰勗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

州郡過而聽給與彊寇弱主違眾旅叛良曰矯詐過誤旅助

也言操詭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舉以

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

四州並進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

為幽州書到荆州便勒見胡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也宛與劉表合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立匡社稷則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得操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音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

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齊曰部曲謂隊

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

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變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

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

今昔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

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夫見幾

善本從木

而作不處凶

危上聖之明也

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制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

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空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

良曰清浸荒廢也沈謂醉寘也言漸浸廢置不

沈往而不反下

善本無下字

愚之蔽也

良曰清浸荒廢也沈謂醉寘也言漸浸廢置不

思更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與以慮衰安必思危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

異

善本作殊字

乎

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

孫權小子未

辨菽麥

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要領

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

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

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誇刑書也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聖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

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譬猶

角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

良曰穀如鳥子

也翰羽也陸梁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雅曰

生而自食曰雞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爨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荆門之敗銑曰三苗國名左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公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光武使岑彭攻之滿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主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

夫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善本無也字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部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善曰

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苗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友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

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濃大破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也故曰申胥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

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

軍良曰抗衡謂舉對以爭輕重也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吳軍於是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廼亡晉而歸與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屠壞聲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

作越

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廼亡晉而歸與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屠壞聲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

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事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
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
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
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及吳王濞 補驕恣屈 掘強猖 昌

猾胡始亂 翰曰吳王濞高帝兄子也封於吳至景帝時乃舉兵
叛於廣陵恣縱也屈強不順兒猖猾狂狡自始亂謂

為亂首也 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者
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 無始亂無怙富 自以兵彊國富勢臨京城太尉帥

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銑曰太尉周亞
夫也甫始也滎

陽郡名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
破也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焚敗之

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
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起漚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脅

向曰罵惡言也漚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東越溪使
人以利啗東越使誑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

脅謂縱殺 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
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

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 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 何則天威不可當 善本有
而字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濟曰悖亂也
言夫差與濞

皆為亂逆而 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于 今將三十載其
善本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 琅

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時止也以此當時英雄也二
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 善曰二袁素紹術也魏志曰

呂布便弓馬旅力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 善本無
者字

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 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鸚鵡鳥狼
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

數言其多也。善曰淮南子曰：鳴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銑曰鈇椹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

餘遺也。子餘也。善曰尚書曰：若火之。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合聚續為叛亂。向曰：馬超楊秋反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救諸將曰：關西兵悍之堅，辭勿與戰，續次也。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宐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

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操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戎大兵也。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操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無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度，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操乃

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宐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屍十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知也。良曰：漂，浮也。楸，大楸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楸。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道。

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翰曰：逋，竄逸失，迸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

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唇齒。銑曰：宋建自稱平漢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向曰：張魯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負倚也。

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 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為鎮
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 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

兵旋旆

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
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

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 復整六師
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長驅西征致天下誅

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 善
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操西征張魯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

良曰偏將謂夏侯淵
也涉度也隴謂隴山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
都也 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
遂軍得其旌麾斬建

及遂死已見上文 **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

犇走前驅

翰曰散關關名曹操西征張魯氏王寶茂恃險不服
攻而屠之自是氏羌侯王豪帥皆犇走降事天子也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 進臨漢中則平陽
關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作陽不守

銑曰平陽關名曹操討張魯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操
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故云不守也 善曰魏志曰

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 十萬之師士崩魚爛
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張魯犇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向曰十
萬之師

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逼亦鼠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
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 善曰魏志曰魯弟衛

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上崩已見上文公羊傳
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柰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

狐突曰策 **巴夷王朴胡賓** 邑侯杜濩 各帥種落

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寶皆地名杜
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

職事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
巴夷寶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孫盛曰

朴音浮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
不鈍鋒言不用也 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

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之事皆上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

之威靈而服羣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

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

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

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

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

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爲列國

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墻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

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支善本作屬皆爲鯨鯢良曰支屬

鯨鯢謂大戮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

城翰曰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戶

許市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福

善本作禍字於彼降禍善本作禍字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夫勢鳥善本作擊字鳥

之擊善本無先高攫俱勢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善本有也字齊曰攫執也言勢鳥擊物必先高飛若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

不伐吳之意也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討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今者枳棘翦刊善本作戎夏以清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

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齊刊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曰扞衛也扞音捍萬里

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

兵也百萬言多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皇中羌棘蒲墨反銑曰竝戎狄號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徃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雷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

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兀據庸蜀濟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良曰

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善曰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萬里剋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於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操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誅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枝

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毋破滅彊敵

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

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

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

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

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素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

還歸國家齊曰術病死勳舉眾降封為列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

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疾成率眾出降

良曰曹操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疾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曹操

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摎音流善本從木尚開

城就化翰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摎尚留守射大曹操擊破布

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太公進軍臨河使史煥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摎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煥仁

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官渡善本作之役則張

郤烏高舉事立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操擊于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操今此言高

與當有二名也善曰魏志曰操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

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去免蓋有二名後

討袁尚則尚善本無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夏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向曰曹操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夏請降操許

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眾大潰也善曰魏志

曰操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夏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

益急尚夜遁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為內應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操追譚至洹水而游

舉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

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

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來服翰曰焦觸叛熙犇烏丸觸等奉縣降操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尚熙犇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

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

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

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立山之功言大也享食此言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

若立山賈逵國語注曰皆言量也說施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

小惠濟曰皆言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作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帶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

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犇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翰曰漢中地名曹操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合肥水名

也曹操入漢中使張遼守合肥權親率十萬衆圍合肥遼以敢死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殺數千人斬權二將權急登高冢以長戟自衛

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存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孫輔兄也而權殺之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

輔權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喚曹操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

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親近

徒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操

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

賊義殘仁莫斯為

甚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曰孟子

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乃神靈之逋罪下人

善本作所同

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

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中逋亡

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凶賊也

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

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殺之與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

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何者去

就之道各有宐也良曰去亂就理丞相深惟江東舊

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廢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繁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邇人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也而立見驅

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迨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

聖賢善本作賢聖字之德也受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網羅也

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鸛鳴寧鳩決之鳥巢於葦苕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鸛鳩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

漢是同鸛鳩之危也若葦草也善曰韓詩曰鸛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鸛鳩鸛鳩鳥名也鸛鳩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鸛鳩也上乃

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鸛鳩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家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若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苕六葦也若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

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

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善本作應字顯祿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

未能善曰未能如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齊

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

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則

猛虎絕其蹠音煩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虎著絆則有豈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善曰魏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

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

蠶音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善本有以字其所弃者輕若乃

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魯也寧寧安復反也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聞大雅之所保皆先賢之去

就向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聞背此理也忽朝陽之

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齊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謂

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音惡咸見屠戮者也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齊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善故令往購募爵

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善本作如詔字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之言極

檄蜀文一首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

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帥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伐蜀平之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帥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伐蜀平之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

善本太我太祖祖武皇帝神武聖

哲撥亂反正

向曰太祖曹操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

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撥亂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

善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善曰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業

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

外異政殊俗

率土

齊民未蒙王化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

德欽明紹隆前緒

善曰主上則陳留王也紹繼續業也言有

留王奐也尚書
曰放勛欽明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翰曰宰輔謂

九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
勤也王室國家也
善曰左氏
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布政

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銑曰協

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
善曰毛
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

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

百姓勞役未已
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

夫獨為
是以命授六師龍襄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

諸軍五道竝進
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

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正道合成五道也
善曰尚書曰子惟龍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
古之行軍以仁為

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翰曰以仁謂不尚

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
善曰司馬遷曰古者以

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三王五帝以來也仁者生而

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
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故虞舜舞干

戚而服有苗
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修文德舜于

乃誕敷文德舜于羽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
翰

武王伐桀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間里以存其
義
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今鎮西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

車兵車也
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
庶弘文告
善本有
訓以

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濟曰

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
時之心也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

九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胡善本作新字野因躓冀徐

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棄同即異翰曰先主謂昭烈也靈帝未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

後歸曹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

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

間更背違是棄同即異也善曰蜀志曰昭烈姓劉諱備字玄德涿

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

其後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操曹操厚遇之

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

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奔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銑曰規圖也伯約姜維字也隴右地名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

侵擾我氏羌銑曰邊境謂武侯入秦氏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故未

違脩九伐之征也齊曰故事違瑕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責其之賊害賢人則伐之暴內陵外

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誅之放弑

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

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今邊境又清方內

無事蓄力待時并善本作併字兵一向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

力一向攻蜀也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

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貌言以

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韓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

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

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

見事之也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蜀侯見擒善本

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字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

吳漢伐滅之授首謂授戮也善曰史記曰秦惠文九州之險

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

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善本有也字濟曰言險

則處之備聞謂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視福於未萌善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善

者避危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王立功

於漢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

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默殷命殺武夷微子伐殷後既

受命來朝而見之於朝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

為都豈宴安鳩毒毋懷祿而不變哉銑曰宴樂也言宴然

為變通哉鳩毒殺人之藥喻蜀也善曰左氏傳管敬仲

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

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

為上司寵秩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

為戎首咨困偏擒善本作禽字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豫聞國事良曰文欽與母立儉舉兵反司馬宣王擊大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大將軍諸葛

誕反遣子入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表之以為將軍各賜關內侯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立

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表鴛為將軍各賜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

踰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善本從水而往

善本者哉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誠能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

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

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曰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繫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作與向曰卵鳥

卵也重系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繫卵之危降則長安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繫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

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也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善曰竝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大呂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寅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善本

千三百

千三百

千三百

千三百

千三百

千三百

千三百

司馬長卿

良曰相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而大臣亦以為然也相如以為事已行不敢諫天子乃假蜀父老為辭以語難之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翰曰茂盛也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六世謂武帝

威武紛紛湛

沈

恩汪濊

烏羣生霑濡洋溢

乎方外

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鳥

黃切濊鳥外切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

上靡因朝卉從駝

江定笮

鑿

存叩

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

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冉駝笮叩皆蜀郡西部也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服虔曰冉駝叩笮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駝也文頽曰叩今為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越雋

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善本有此一句

略斯榆舉苞蒲

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

將還歸以報命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

向

將報也還轅謂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善本有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鞫縻勿絕而已

善本有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鞫縻勿絕而已

良曰

聞字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鞫縻勿絕而已

良曰

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牧養也鞫縻謂以繩索絆繫而巳此皆父老問使之詞善曰應劭漢宮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罷

皮

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綮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

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綮也左右侍者也切戒之辭也

且夫叩笮西夷之與中

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

善本作

仁者不以德

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

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疆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老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

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

循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

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附謂今之親附也齊人已見上文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齊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椎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

事也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但古切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衆人皆安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太水沸出堯時也汜濫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善本有感之乃堙洪塞源

決江䟽河澌息移反善沈澹災齊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

夏也堙亦塞也決江䟽河謂理水也澌盡也澹水搖動貌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䟽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

灑也

灑也

灑也

灑也

灑也

澹音淡 善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斯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浪切顏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切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

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尸無肢竹無肢膏膚不生毛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腠

藹也肢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藹藹而不生毛也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肢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腠

是也腠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

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音渥善齷楚角拘文牽俗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窮也應劭曰啞蹇急促之貌也善曰啞音握脩誦習傳當世

規此也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

萬世法也善曰鄧子張曰字詁去吟今故馳騫乎兼容并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

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也善曰已比且詩不云乎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良曰普偏也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

或作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

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

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

向曰流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流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

風也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內之則

善本有時字

犯義侵禮於邊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

善本作嚮而怨

齊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

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之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

善本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蓋普偏

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弃我也舉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雨 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

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翰曰戾狠惡人也言很惡之人見係縲者猶且垂淚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

匈奴也誚責勁彊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諷二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善曰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

銑曰號教令也

故乃關沫

味

若微

叫

犴

沫若蜀西水名詳河遠郡各關門微道也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微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出旄牛入

江微塞也以木柵水為 鏤靈山梁孫原

濟曰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

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

作橋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

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理之將廣犬恩信以撫御之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

疏逖不閉宵晦爽闇昧得輝乎光明翰曰疏逖遠也言

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暝昧之闇而得光明之耀也章昭曰習梅憤切善曰言疏遠之國不被獲閉習爽闇昧後得乎光明

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支福不

亦康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禔安康樂也善曰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

人善本作民字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

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亟字務也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

噴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善曰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士崩漢書作陵夷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

也良曰憂勤謂征伐也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也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也方將增泰善本作太字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鑾善本作鑾字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泰山禪梁父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

翔乎寥廓告郭切善本有之字字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乎字數

澤悲夫向曰旨美也鷓鴣大鳥也寥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於是諸大夫茫善

悲其不知於德化也善曰樂緯曰鷓鴣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夫向曰旨美也鷓鴣大鳥也寥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於是諸大夫茫

然善本無乎字數

然善本無乎字數

然善本無乎字數

然善本無乎字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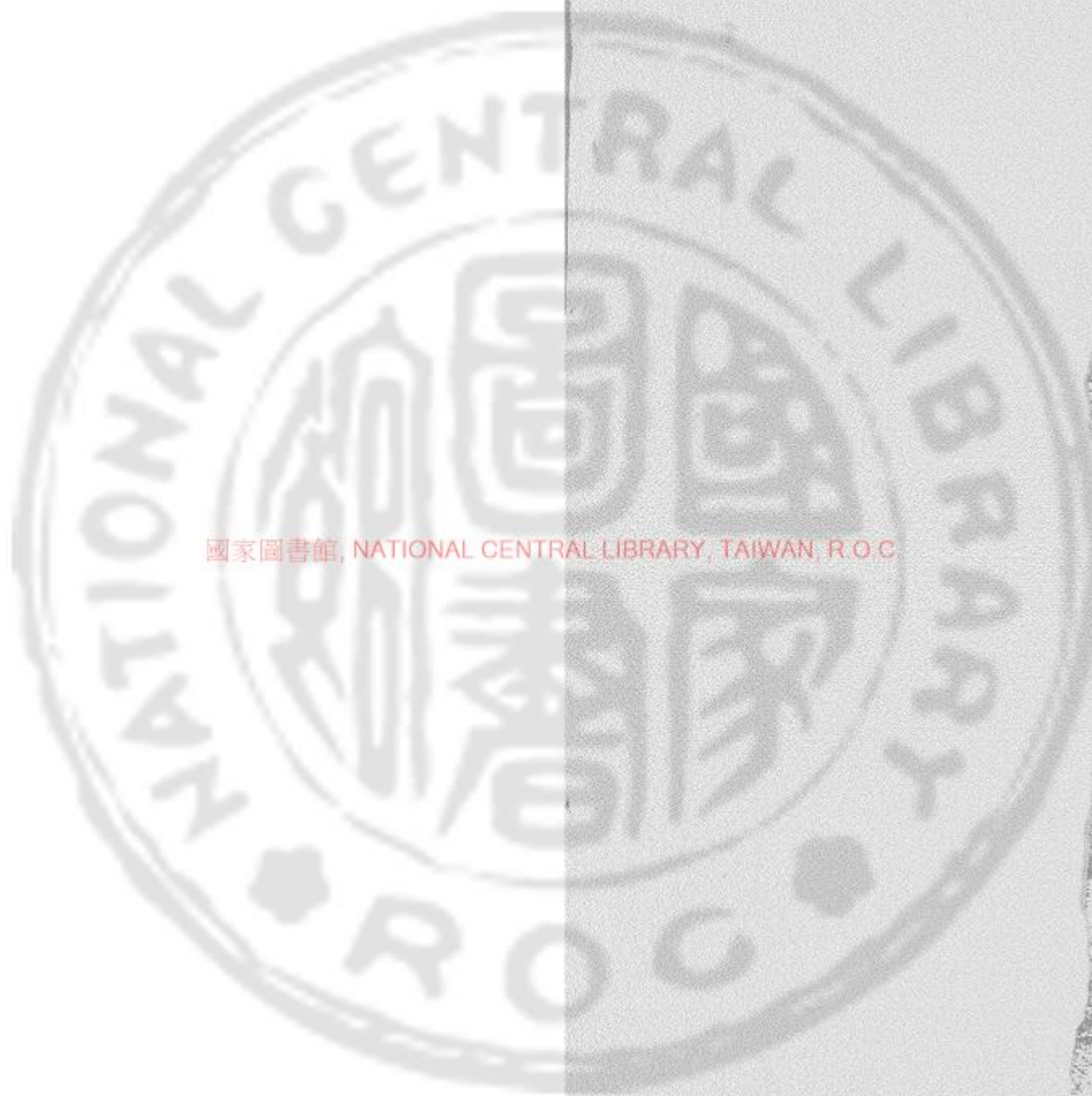
然善本無乎字數

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

辭退善本作退字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

辭徙核足貌遷延却退貌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遷延而退

卷之九 第廿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毓丁觀重刊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

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先生聲譽

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宋玉對曰唯

銑曰



唯敬應良曰然亦然有之有其所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

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

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善本有

數十人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善本有而已字翰曰下里巴人下是以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

也善本無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

也善本無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夫籥籬之鸚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藩籬蒿草之屬鸚小鳥也言

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王自喻高才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

鬚夷於碣石良曰崑崙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鬚

出崑崙墟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暮宿於子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翰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魚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本作也士亦有

之翰曰言亦有大夫聖人瑰古意琦巨行超然獨處

向曰瑰大善本作世夫世字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向

王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符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也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答之

曰蘇秦

張儀一

善本作壹字

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

後世

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如淳曰都居也

今子大夫

向曰謂朔也

脩先王

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

善本作記字

著於竹帛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

學樂道之無

善本無無字

效明白甚矣

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

學樂道位且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善曰禮託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自以為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

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善本作也字銑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

位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

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

同胞

浦包之

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

善本無也字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

翰曰謂爭彊弱未定也善曰孟子謂充虞曰彼

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

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

良曰士謂賢士也

善曰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

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

善本作倉廩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善本作德流字

天下震懼

向曰懼也

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善本無威振四夷字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翰曰言連如衣帶也盂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

於覆盂器之下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扞盂與扞同音于

天下均平合為一家

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向曰言天

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善曰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

之則為虜

銑曰虜謂寇敵也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淵之下

良曰抗舉也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

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

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籍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

也方今

善本無方今有夫字

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

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

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善曰文子曰

群臣輻湊言上書忤南或被誅戮

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向曰掌故卑吏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當故百石

吏主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菑

善本無菑字

雖有聖人無所施

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

殊

善本作異字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銑曰臯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

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善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

曰世異則事異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於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

苟能脩身何患不榮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

音稅齊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得信用其說策也

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

茲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韓曰孳孳敬懼貌怠慢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鶴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

警

若鶴鳴飛且鳴矣

向曰鶴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孳孳脩身而不解怠也善曰

毛詩曰題彼鶴鳴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故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

善本作為

字 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銑曰匈匈喧頌貌

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良曰

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足其常而小人則自矜夸爭計其功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

濟曰愆失恤憂也善曰皆孫卿子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

濟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所疾畏故孤立而無徒侶黨援矣

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黈斗纒

曠

蔽

善本作充字

耳所以塞聰

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前

之明察示不見下人小過也註黃玉以綿裹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過續細綿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

東京賦注曰註續以黃綿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銑曰不求備才

於一人蓋收其片善也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

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濟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自索格所之翰曰揆

性所為使不枉奪倫各自求其分也索求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

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蓋聖人之教化如

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

則必有逸志而才有疾速且廣大其事也今世之處士善本有時雖塊然無徒

廓然獨居銑曰塊獨貌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濟曰范蠡越賢臣也越王用其計滅吳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

見殺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

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倡者其固直也客何疑

於我而有難說也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本

用字艷歷食異其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

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善本有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

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指也子謂客也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

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
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
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以筵江濁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音聲者善本無哉銑曰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

以木枝擊其鐘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之
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蠡瓠瓢也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
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
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由是觀之譬猶鼯鼠

劬之襲狗孤豚之咋士虎至則靡皮耳何功之有
良曰鼯鼠也孤豚小豬也咋齧也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
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
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鼯鼠一名奚鼠應劭
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

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翰曰朔自謙不

於大道

解嘲一首 并序

揚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傳晏董賢皆用權勢天

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諸附離之者起家至

二千石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時雄方草

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作

太玄經以守淡 人有嘲雄以玄善本有尚白翰曰玄道也白 尚白翰曰玄道也白 雄解之號曰

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向曰上世之人為人綱紀若不為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上

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先

人之珪儋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銑曰盡

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

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

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善曰說文紆青拖徒紫朱丹其

轂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

色飾其車轂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平緩懷制公侯紫綴九

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

人彌窮貧息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奇也金門天子門也玉

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待詔金門晉灼曰黃圖有大

玉堂小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

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橫論者莫當

也善曰史記秦王曰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獨說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及顧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

青綴漢書曰吏

三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

人彌窮貧息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奇也金門天子門也玉

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待詔金門晉灼曰黃圖有大

玉堂小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

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橫論者莫當

也善曰史記秦王曰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獨說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及顧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

入無倫

善本作間字 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 緘言至微也 淮南子曰出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曰

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 郎而已 蘇林曰擢之纔為給事黃門不長作 意者友得無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濟曰拓落猶排擯也 言其何為 官見排擯如此也 善曰拓落

猶遼落不 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 善本無 朱丹吾

轂不知一跌 覲 將赤吾之族也 翰曰跌差也 且富貴朱 丹其轂若一逢差失則

族示見誅 善曰廣雅 曰跌差也 赤謂誅滅也 往者 善本作 昔字 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 向曰 網謂 政教也 解結謂政教敗亂也 羣鹿喻亂兵也 逸走也 周末諸侯離叛 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 然而秦疆東制諸侯故別而言之則 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 故言六七也 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 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割竝為戰爭之國也 剖判也 服虔曰鹿喻在

爵位者 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 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 秦為七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 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

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 良曰言君臣數 遷易不常定 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 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 失賢士則國弱人貧 矯翼厲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 失士則危也 故士

翻恣意所存 翰曰矯舉厲振也 言人擇君而事如鳥舉 翼振翻而恣意飛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之 或自盛以橐

或鑿坏 普 以遁 向曰范曄入秦藏於橐 中橐袋也 昔魯君聞顏

闔督使聘之欲以為相 闔乃鑿坏遁焉 坏屋後牆也 遁逃也 服虔曰 范曄入秦藏於橐中 善曰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曄入秦至湖 見車騎曰為誰 王稽曰讓侯 范曄曰此恐辱我 我寧匿車中有頃穰 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 鑿坏而遁

之是故鄒衍以頡頏 浪而取世資 銑曰頡頏猶詭異 也 言鄒衍著書所

言詭異而世人取資以為師學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 故齊 人號談天 鄒衍仕齊至卿 蘇林曰頡頏音提挈之挈 善曰頡頏奇怪 之辭也 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 資而已 為之師也 言資以避下文也 孟軻雖連 寒猶為

資而已 為之師也 言資以避下文也

孟軻雖連 去 寒猶為

孟軻雖連 去 寒猶為

孟軻雖連 去 寒猶為

孟軻雖連 去 寒猶為

萬乘師

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也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右渠搜

濟曰渠搜西方遠國名也在西故言右應劭曰會稽東海也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

金城河

前番 音愚翰曰南方遠國名也在南故云前後也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

陶

善本作 塗 翰曰北方遠國名在北故 東南一尉 向曰一尉

淳曰地理志

西北一侯 銑曰西北王門陽關有門侯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也侯亦官也如淳曰地理志

曰龍勒王門

徽以糾墨製衣以鑕 質 鈇 方無反良曰糾墨

徽繫也製裁也服虔曰製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

善曰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鎖何休注

曰斬鬻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之刑也

齊曰倚廬聖室也斬衰之服屈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違舉之善曰結為倚

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

相子卒晏嬰慶慶斬衰居倚廬 是以 善本無 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干八區

翰曰區方也 善曰史記荆通 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

還還徒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繇 善本作

向曰稷契皐繇皆古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

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皐陶

戴纚

音史善本 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銑曰纚冠也

衣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阿衡謂伊尹湯之左相也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纚與纒同詩曰寶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

伊尹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之

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

吾管仲字也 善曰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 當途者升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

去 鴈集不

為之多雙鳥飛不為之亦

濟曰江湖勃澥天下之大水喻國朝之大也四鴈曰乘鳥

水鳥也以喻羣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鳥凡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昔三仁去而般墟二老

歸而周熾

子因微子去而般墟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善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

之大也子胥死而吳亡種彘在而越霸

伍子胥賜以鑊鑊令自死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為霸王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龍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殺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與語大喜也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乃疑毅毅乃奔趙燕惠王乃懼也善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

侯 良曰魏齊答擊范雎折脊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爲相之不忠遂拜雎爲相代穰侯也善曰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指已見鄒陽上蔡澤以噤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霍則不能

安 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

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騫謂奔走也良

曰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善曰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今故高枕而白適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

褐而傳

翰曰齊桓公於魯得管仲解其縛而用之為相勢王高宗得傳說乃去其短褐之服以為師傳善曰左氏傳曰齊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俛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

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而笑

濟曰侯贏賢人也為夷門卒見魏公子無忌乃倚門而笑之應劭曰侯贏也秦伐趙趙求殺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贏贏

無所誠更還見贏贏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

或橫江潭而漁

翰曰此為漁父也漁捕魚也服虔曰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

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善曰已見

或立談間而封侯

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誰周曰食邑於虞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良曰言枉紆千乘之

而先驅馬行也

善曰擁篲擁篲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掃與先驅而

是以士頗得伸其舌而奮其筆

翰曰謂人

空際踏殿而無所屈

善本作也向曰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銑曰言今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善曰爾雅曰空塞也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濟曰奇策也殊謂與

無有列國則縣令不求諸賢士

郡守不迎致師傳則賢人何用

良曰不低眉下

色以求賢人也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也殊謂與

常理殊也碎罪也善曰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碎罪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翰曰同聲謂候眾言舉而相效也投跡謂觀事變而隨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

多物將往投鄉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榮非甲科

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

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向曰策謂對時務之策也抗舉也疏

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非則是

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

聞之也善本無也字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炎隆隆盛貌滅絕者有感必

衰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執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良曰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感莫測其所

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感必衰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

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

攫九女者亡默默者存濟曰攫拏執持也言執權用

位極者宗善本作高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

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

德之宅翰曰清靜寂寞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

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烏蟻而

嘲龜龍不亦病乎銑曰鳴鳥惡鳥也螻蛄蜥蜴之類也善

皇說文曰在壁曰子之笑我立之尚白吾亦笑子病善

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也悲夫良曰俞跗扁鵲善醫者

可悲也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客曰然則

靡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濟曰靡無也言無此

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下何必有太玄而居楊子曰范

睢善本有之三命者善本無也折脅拉善本作髀口

免於微索翰曰微索刑具也善曰埋脊曰髀髀即骨也俞肩有

背扶服入橐向曰俞肩畏懼貌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

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無底袋也善曰孟子曰激印萬乘之

主介涇陽抵氏穰侯而代之當也銑曰激怒也介間抵

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母

弟也穰侯姓魏名冉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如淳曰激印怒也

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

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

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謂其兄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頰結頰折支頰於涕唾沫憤西揖疆秦之相

搯烏其咽一而兀其氣折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良曰言澤醜貌也頰口向前引也折頰謂無鼻莖龍也鼻口之中常

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所言必搯其咽喉元絕其

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折背猶隨後繼跡也章昭曰曲上

白頰欺甚切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

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

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沫洒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洛陽

濟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

器也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

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革脫輓遠掉三寸之舌建不

於

接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翰曰婁敬本輓車之

人也見高祖所都不便乃委棄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時之務也

輅謂以木當曾以輓車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善曰漢

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

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應劭曰輅謂以木當曾以輓車也論語摘五帝垂典三王傳

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夫鼓之間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

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善曰左

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蕭何造律宜

也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之事也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

漢興而蕭蕭何製造律法合其時宜也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

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節展曰靡音糜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而作律九章故有造蕭

何善本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諄布內切善矣良曰諄乖

之字夏殷之時則惑矣善本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善本作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

間則狂矣濟曰並言時異政理不同也前漢金日磾張安世許

廣漢史恭高並貴盛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

間則必狂亂之事與也善曰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夫蕭蕭規曹

隨翰曰蕭何作律法之規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曰留

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功若泰山響若砥征頽善本作抵

有六音也也善本謂計有六音也

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墮坻丁禮切幸昭曰坻音

若其理之是善曰字書曰巴蜀各山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雖其人之贍善本作智哉亦會其時

之可為也何之徒功響高若山頽之聲也贍足也故為可

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

適時也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而疆為之謂不適

也夫藺先善本無生收功於章臺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

王使藺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

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

不與之秦王竟不得其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四皓采榮

於南山向曰四皓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等四人皆

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曰后采公孫創業

德於南山也善曰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銑曰公孫引漢武帝時躬策甲

業也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有功甚多乃益封五千四

百戶祁連地名孟康曰公孫引對策於金馬門善曰史記曰引至

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

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人卓氏

財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食之東方朔乃拔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

炙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

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

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挾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

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

細君割炙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濟曰竝謂北竝也默然清靜貌

荅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為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也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故太上有立德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如淳曰惟貴得名耳

其次有立功銑曰太上謂太古有道之時善曰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善本作章字良曰德者仁行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章言貴及身與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乃管墨突

不黔巨炎切濟曰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暝卧不安也突不黔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饌食故不黑也善曰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善本作之餘事耳善本

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向曰著作謂述作文史也前列謂前賢也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今

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向曰吾子寶謂主人也項岱曰

帶大帶也冕服王公卿大夫之眼也 **浮英華沈道德** 莫龍虎之文舊

矣 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之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響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

久也善曰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孟康曰響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 **卒不能攄首尾**

善曰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 **奮翼異鱗** 良曰卒終也攄舒也奮振也言其終不能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游於高遠也喻求富貴也項岱曰攄

舒也善曰翼鱗皆謂飛龍 **振拔洿** 鳥 **塗跨騰風雲** 濟曰洿塗淺水而有泥者言當須去

卑賤以外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 **使見之者**

景 善本作影字 **駭聞之者響震** 翰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景響則驚懼也景影駭驚震懼也

善曰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 **徒樂枕**

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向曰枕經與而紆輔

詩書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貧賤之居也上下無根帶謂無援助也韋昭曰帶都計切 **獨攄意乎**

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銑曰攄舒也宇宙天地也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

成其文章也項岱曰毫芒也芒毛之釼杪也 **潛神默記** 巨

善本作維字 **以年歲** 良曰巨猶終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如淳曰巨竟之巨善曰方言曰巨竟也

古鄧切晉灼曰以巨為繩 **然而器不賈** 古 **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

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 丁

最也 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摛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物不賣與當於已者亦知積學累行而才用不呈於

辯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 劉德曰賈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韋昭曰摛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善曰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

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

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千四百九十三

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主人道由爾而笑曰向曰道爾寬閑之貌項岱曰道

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善本作世字利之華閭

道德之實守突善本作突字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

白日也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光未仰天見白日之光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東南隅謂之突善曰字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良

曩昔塗道也穢謂亂也馭理也言周家失其理也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鶩

音務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鶩謂亂走也侯伯諸侯也方並軌也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鶩七國爭

彊車既併轍時復橫鶩於是七雄虓乎闕分裂諸夏龍戰虎

爭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魏也虓闕猛烈也諸夏中國也晉灼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

玄黃虎以喻益力爭不以任也游說之徒風咆蒲電激交立起而救之

向曰颶急風也電激謂其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其餘必飛景附雲輒

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

貌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影之附形恣為彊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韋昭曰颶風之聚猥者也音庖

晉灼曰雲音畢爾之畢善曰說文燿火飛也焱與燿古字通雲煜光明之貌也當此之時搦女朽

磨鈍鈇刀皆能一斷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搦磨皆自激厲以求僥倖如鈇錫之刀能一斷割蓋亂世易為才韋昭曰搦磨也

善曰翰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鈇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濟曰齊圍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繫於

矢射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酬仲連棄而不受蹶棄也善曰魯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翰

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蹋也秦昭王遺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助之間乃棄相

即而去也 善曰史記曰秦昭王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乃夫

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聞行夫

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佳而不可

聽非韶夏之樂也 向曰啾衆聲也投合也淫蠅邪音也樂有

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項

岱曰啾口吟也 善曰投曲投合歌曲也李奇曰淫蠅不正也 因

勢合變偶 善本作 時之會 善本作 移風易俗 善本作風

遇字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 善本有 法也 銑曰言人因

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後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

通於政軀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

變謫之事遇時獨暫得容 及至從人合之衡 音 人散之良

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外游

者也 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比皆欲感動於人君也項岱曰委

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 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社

豫曰羈寄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翰曰三術謂帝道王道

也旅客也 而要始皇 向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疆暴之法項岱曰奮 彼

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也 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銑曰風塵顛沛喻危亂也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 據傲 古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

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朝為榮華夕而 良曰言據傲侍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

不義計也 善曰言據傲幸而乘邪僻也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

善本作 顛頽福不盈 齊 禍溢於世 濟曰世目匡也不

也李奇曰當官當貴 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盈目匡者言不義

君曰行詐以賈古國

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於趙呂不韋為

賈人於邯鄲見子楚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太子之門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遺秦王夫人請立子楚為太子昭王薨太子立為莊襄王上切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服虔曰韓非也設辯於始皇章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韓非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 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適終也應劭曰適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然為李斯所說囚死於秦

秦貨既

善本作其字

貴厥宗亦

善本作乃字

墜

銑曰秦貨謂始

自皇也不韋以莊襄王為奇貨始皇則莊襄王之子故云秦貨既貴置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位乃尊不韋為相國太后有私於不韋始皇知之免相國不韋飲鴆而死故云厥宗亦墜 善曰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諡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言不韋為丞相竟飲鴆而死尚書曰弗德

是以仲丘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

氣

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逸也 善曰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

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 彼豈樂為迺闊哉道不可

以貳也

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子孟豈樂為遠闊當貴之事蓋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 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

險芟芟

翰曰洒掃羣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芟者芟之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 善曰掃即

廓帝紘恢皇綱

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皇之綱紀也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 善

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

銑曰羲伏羲也農神農也

其君天下也

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

之如海養之如春

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川 善曰

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
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濟曰六合四方上下也同源共流謂同沐

浴文德稟仰大和翰曰稟受也言受太和平均之道也善

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

事之厚薄哉良曰參三也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

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濟曰吾子謂實也曜明

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今吾子處皇

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欲從整毛敦都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翰曰整敦小丘也沈濫小

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翰曰鞅斯謂商鞅李斯也項岱

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神聖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翰曰

以天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

不通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

見為疑也

欲從整毛敦都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翰曰整敦小丘也沈濫小

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翰曰鞅斯謂商鞅李斯也項岱

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神聖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翰曰

以天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

不通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

訪于**躬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其動於渭濱向曰躬

夢賢臣乃得說於傳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

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忌再激聲於**

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備**垠**音銀銑曰甯戚有賢才家貧賃車於道側見齊桓公過於

路乃為高歌桓公聞而納用之康衢道路也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受之後佐漢高祖定天下也邳地名有圯水垠岸也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

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

勲也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然之計申其大功也建立也展申也

無窮言大也勲功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

藻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陸子賈也賈著書十二篇號曰新

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於鴻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帝拜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第

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

翰曰司籍謂主司典籍也分辨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也譚深也揚雄著書十二篇號曰法言又作太玄

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於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乃曰揚雄譚思渾天又撰十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苦本切

奧向曰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闡之下而君納而行之闡宮中門也究盡也壺內奧室也言能盡先聖之

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中**真**善本作**波娑**字**術藝之**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場**銑曰娑娑縱逸貌也項岱曰娑

娑假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

場

全其質而發其文

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囿之育物也 濟曰言文質相半

用納乎

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

翰曰烈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

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歟項若

乃夷抗行於首陽惠

善本作伯夷字 柳惠字 降志而辱仕向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降志辱身

而為仕也項 顏潛 善本作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岱曰柳下惠 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西狩放大野

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也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 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

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孔 聲盈塞於天淵

真吾徒之師表

善本有也字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

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哲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項岱曰或施

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 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

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已味道之腴

庾俱反翰曰所謂志之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 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

道德之膏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 善曰文子曰不言之神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神之聽

善本作 之名其捨諸 銑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

繫於情也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塵

世莫眠履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良曰韞藏也言辭藏在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

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

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

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

潛於潢汙魚龜媒列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

風雲超忽荒而踈據皓善本作蒼也謂天下入荒也故夫

泥蟠盤而天飛者鷹善本作龍之神也先賤而後

貴者和隨之珍也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水晃光色也後

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

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

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

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

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

之末分也善曰經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未於百步之

外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摧巧於斧斤翰曰

善射者也絕妙也技能也弧弓也般輸工巧者也摧專也善曰吳

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

曰公輸若之族名班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

於千鈞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鳥獲

壯士力舉千鈞也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項岱曰良

其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

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万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

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和鵲發精於鍼林之石研桑心計於

無垠音銀銑曰和鵲皆善醫者也石藥也研謂范蠡之師也桑桑

引羊也此二人皆妙有心計也跟涯也言計筭無涯畔善

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

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仍用范蠡計然章昭

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

辭

秋風辭一首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

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羣臣也善

黃落鴻鴈來賓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翰曰舫

故云樓舫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

兮發棹歌善曰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向曰物極必

哀多也善曰列女傳陶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

谷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壯不努力老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

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善曰歸去來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

不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驅沒

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 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悟已往之不

諫知來者之可追

翰曰心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來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

也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

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善曰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末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

銑曰行舟而歸也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

許

微

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善曰毛詩曰馳驅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

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

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

僮

僕歡迎

子候門 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

懷王雅

子子蘭 二徑就荒松菊猶存

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

荒蕪也

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

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庭柯以怡顏

也言其枝何樹掩覆以為可榮故悅也 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子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日酒盈樽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

覽 倚南窗以寄傲 五 審容膝之易安

銑曰北郭先生

騎所安不過容膝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也 善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 不過一肉 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 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游

涉自成佳趣 善曰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俞切

策扶老以流憩 時矯首而游 善本作觀 濟曰策杖

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 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 雲無心以出岫 鳥

勅 善本作飛 飛而知還 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言鳥

書飛勅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

桓 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之盤相行不進貌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七而稍陰日晡蓋疊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

進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 與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 銑曰焉何也 善曰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遊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

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直友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將有事乎西

疇 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潛所居之西也疇田也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賈逵國

語注曰一井為疇 或命中車或棹孤舟 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 善

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

而經丘 翰曰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崎嶇險也 駕車以涉之也 今曰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

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 木欣欣以向榮 泉涓涓而始流 向曰欣欣

清泉流貌 善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為江為河 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

生之行休 銑曰休謂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 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万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

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已矣乎 寓形宇內復幾時 曷不委心

任去留 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 善曰戶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

曰委性命
今任去留
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
濟曰帝鄉仙都也
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
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
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杖而耘
音茲協韻
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
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田
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耜謂除草也
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
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
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耜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
清源而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銑曰聊且
賦新詩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
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
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周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翰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善注同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
所以風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
向曰中謂中
心也形見也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銑曰上下相應曰成文也善曰發

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

翰曰天下無主兵戈興動故人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

濟曰近猶過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良曰經治也

厚

善本作序也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翰曰厚謂使其淳厚

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決諫

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故曰風

銑曰言者謂諷諫也善曰譎風化風刺皆謂確言喻不斥言也主文王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

依違不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

國史明乎失得

善本作得失

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曰苛煩也

吟永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謂之風

濟曰一人君也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

向曰形見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翰曰政則正也言正

天下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

始詩之至

善本作也

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

善曰始者謂王道興

衰之所由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向曰周南篇名善曰自從也從

域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

善曰先主斥太王王季文主也

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窕思賢才

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衷謂中心念想之也

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書為六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

伏犧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濟曰倫次

與深也揆致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

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丘聚也

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

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生於周末觀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遂

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

春秋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收也

述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書名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翰曰討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

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向曰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典謨

訓誥也有浮豔之辭如刀翦而截之宏犬也垂世謂行於後世訓誥誥伊訓也謨康誥之類也

哲哲言泰哲言至也命顧命之類皆篇名命之文凡百篇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

以軌範也良曰恢大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眾也及秦始皇

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濟

也逃避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銑曰闡開猷道

也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

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向曰科斗云文字也

王又外孔子堂

濟曰王即共王也

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

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

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

以竹簡寫之

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

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

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二卷其餘錯亂摩

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

藏之書府

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

良曰承天子之命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

撫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

補於將來

翰曰撫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

書序序所

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且相附近故引之各

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

既畢

單也既已也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

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

傳之子孫以貽後世

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

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平吳有功如特進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

位特進卒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也年有四時但舉其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

孟子曰楚謂之檣杙晉謂之乘去而

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銳曰檣杙乘皆春秋之別名

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善本有也字言周室為王之所由

韓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

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銑曰志上

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

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

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

銑曰志記也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言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

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厭飫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厭飫猶食飽也

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

凡以三言例皆經國之常制

向曰凡猶條目也

周公之垂法

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開之闡開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

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

濟曰暢通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
 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
 在善本作而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
 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
 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
 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碎善本作壁假許
 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
 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
 楹屋柱也桷椽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

經傳觸類而長之

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

附于二百

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復答重明其義

春秋以錯文見義

銑曰錯雜也

若如善本

作此

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

儒所傳皆不其然

翰曰然猶如此也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

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

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

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

守立明之傳於立明之傳有

善本作其字

所不通皆沒而

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

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專脩

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

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

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

俟後賢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然劉子駿創通

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

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

穎之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與理相乖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栢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

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

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論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

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立明為素臣銑曰

孔子卒後而或為人所謗云孔子自立為素王以立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魯危行言孫以辟善本作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

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為終篇也而左氏經終

孔子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敢問所安銑曰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為也答曰

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
 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
 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善本作于字獲麟之一句者
善本無者字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善本無則字春
 秋何始於魯隱公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
 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之福以永
天命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向曰弘大也啓開也

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之時是故

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

周正也所稱之公則善本作即字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濟曰谷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分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

之文所以章善本作彰字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言

遠辭約則義微良曰言微意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

包周身之防濟曰言以忠信禮樂周備其身以防其患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善本作避字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

所聞也答上危行言
子路欲善本無使門人為臣孔

子以為欺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

通之為而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銑曰此亦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

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向曰誣虛也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知射亦不在三叛之數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

為得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歲也可謂得其實事也至於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也年出二十始受書常患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至忘寢食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左思三都賦成謚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本注同

玄晏先生曰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善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善曰敷布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

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也曰君子事之為尚將

以貫

善本作紐字

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善曰說文曰結系也女九切

自夏

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

之體百世可知也

向曰言周兼於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善曰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

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金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

善本作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兩都賦序

曰賦者古詩之派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

銑曰頓壞也於

是賢人矢志詞賦作焉

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矢志之賦作矣

是

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良曰炳明也善曰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

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善曰漢書曰大儒孫

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側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王之徒

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翰曰言後世因

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自此而起風雅體失自此漸長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王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洛

逮漢賈誼頗

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竝務

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

聯駟不足以載廣廈善本作夏字接榱不容以居也翰

充滿也廣廈大屋也榱椽也皆謂說事過實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

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猶賦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土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

之制銑曰宏大侈麗也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

之偉也良曰蔚爾文盛貌鱗集言次序也偉美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難蜀父老曰麟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濟曰常產謂土地所常出

物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

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上林而言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言玉樹青葱是也虛張異類託有

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善本作影字附流宕忘反非一

時也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士人法學相如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聲同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燕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平彼裂銑曰曩昔也

也毀裂謂三國各據守一方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

函舍夏良曰孫劉謂孫權昭烈也交益吳蜀地名函夏中國也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緒白馬賦故

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

千三百七

以偏王

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環美琦大也善曰埤蒼曰環瑋珍琦也

而却為魏王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

善本作擒字

滅比亡國而魏氏

善本無氏字

以交禪比唐虞既

以

善本作巴字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

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

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名中區中國也衍大也

考分

去次之多少計殖物之

眾寡

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揚荆之分屬吳也紫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

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

比風俗之清

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

向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

年而語矣謂魏都美也善曰過秦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

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善曰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

方之論也

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其人皆善矣良善也

作者又因客善本有主字之

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

披圖而校

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之言土物皆以實說也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

哉

銑曰按憑也誣虛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大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

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特也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范曄後
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歷位二十
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也

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

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遂肥遁

於河陽別業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善曰周易曰肥遯

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渠於

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有觀閣

池沼多養鳥魚翰曰觀臺也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向曰技樂也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遊目弋釣

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善曰楚辭

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服食咽伊氣志在不朽

傲然有陵善本作凌字雲之操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善曰古詩曰服

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然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欵許復見牽

羈婆娑安於九列濟曰謂仕官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翰曰黷汗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黷黷也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

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授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向曰儻疑辭也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樂善本作歌字辭以述

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善本有於字絲

竹也銑曰播布也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三
家
文
選
卷
第
四
十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罔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

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猗丁觀重刊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罔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

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為

宜故云不一也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脩善本作循字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是以存乎我也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

乎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豐約唯所遭遇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落葉俟微颺善木作風字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善曰漢書王恢謂韓

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

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

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戲歛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五臣注同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

烈善本作列字風將隊去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向曰斗筭小器也善

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

勢善本有也字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

伊周之位者有矣良曰歷徧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

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繁物之相物昆蟲皆有

六百七十六

此情 濟曰自我謂自說已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上猶嬰繞以為敗象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 善曰孟子曰爾為爾我

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

生陰而藏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

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 翰曰挾帶也動功也神器天子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

心意以為俯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善本有哉 向曰

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諛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 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銑曰期猶

人所大同此意也 善曰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 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左氏傳狼臠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

節 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 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

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袪**

玄 **服荷戟立乎** 善本作 **廟門之下援** 于旌誓眾

奮於阡陌之上 翰曰袪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漢宣帝

時代郡太守任宣謀反及誅後任宣之子章因帝欲祠廟遂衣黑服執戈立於廟門之下以待天子欲報父讎乃發覺伏誅楚將項燕為

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眾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旌頭劍挺墮地首垂足土中刃響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袪服入

廟居即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袪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 **況乎代王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

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

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與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

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

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不久堪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

懋其傲也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爽快快於

反善本從革不悅公旦之舉濟曰君奭邵公也快快不悅兒公旦邵公不悅疑周公有意志於成王也

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三臣也平侯師師謂相法也側

自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善曰漢書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

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王不遣嫌

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善本有者字與

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群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吝恨

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也負則背也芒亦刺也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崩管叔及群弟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

焉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昵字

父謂周公也登帝天善本作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莫至焉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及齒至死也善曰漢書昭帝崩霍光上

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
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
仲曰奪伯氏駢邑三伯
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濟曰周公

言霍光有言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
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翰曰伊生伊尹也

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七年太甲潛來殺伊尹也允信也言其抱明
信之心以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王滅吳功大或人告其為亂
越王乃賜種劍自殺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
固為人臣所疑也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

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
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
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
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
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知彼之懿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大德至忠

如此之盛

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善曰謂霍光也

尚不能取信於人

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

覩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

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

又況乎號食

去高切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

聖哲所難

平者哉

良曰號養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外莊子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禍

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見

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

向曰言見百姓

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
無積德也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
預曰申整宮備也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

心之怨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下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眾心日

侈直危機將發而善本無偃仰瞪直眄謂足以夸

世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眄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

首目以瞪眄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

有會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

顛仆音赴銑曰顛仆謂傾倒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善本有也字

為此也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夫惡欲

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善曰禮記曰飲食

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

已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善曰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曰力拔山善曰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

少覽見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

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則巍巍之盛仰邈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

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

之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

濟曰大欲謂好道德也愆失也節弥效而德彌廣身愈

善本作逾字逸而名愈劭

劭謂不絕也愈益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

向曰此謂退身也彼欲貪榮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豐

善本作豐字積成山

岳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美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豐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士

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

毒毋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拔除疾

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

月上已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袂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

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

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東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日請說

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

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公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

冶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楔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季有詔

會者咸作詩詔太子
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水之上執蘭招魂袂除不祥上巳之日於秦濱兩

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時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游苑且祖

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
義季命延之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

情不一

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謂
手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

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
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
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歌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 銑曰

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
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 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
而不反春秋序曰史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出尚
有文質辭有詳略

其道神明其位

良曰宅居衷心也逐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
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

明敬也 善曰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
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
易曰聖人以 拓土 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 善本有也
神明其德 拓洛 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 善本有也

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廣世葉以遺後緒使堅萬代
而成乎大道也 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中興書詔相立曰蕃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翰曰函夏中國
衛王家垂固萬葉 也言有宋奄居

中國也弘大也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 高祖以
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撥秘文

聖武定鼎規同造物

向曰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
物以得其所者言高祖規矩同於大

道也 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
于郊鄭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皇上

以散文承歷景屬宸居

銑曰皇上謂文帝也散聖景明屬
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

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位也 善曰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敷哲
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 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

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良曰

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

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十世三十七年七百漢書文紀

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官哲於元

輔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體以育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

為輔佐也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

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承邪山文曰咄咄將軍大漢元輔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翰曰晷日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呈

其神靈以示我福也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効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五方雜還徒四隩來暨還向曰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還人物殷衆也四隩四方

蠻夷也暨至也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銑曰建立

戚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善曰左氏傳

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為教為宰擇是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

良曰大子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善曰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濟曰品秩也式猶法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劭為

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

而具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儀也眡令謂觀號令也象物謂象能罷虎豹之威猛也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

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

銑曰輜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目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正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輜軒使採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輜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穎莖素毳拜柯共穗之瑞史不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日漠之貢府無虛月

穎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絕也善曰穎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之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其犀列燧千城通驛

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城言郡縣多也穹居之君內有稟朔卉服之

酋迴面受吏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

之化善曰穹居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叩笮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是以異人慕響晉俊民間出銑曰響慕德音也善比面

莫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警蹕清夷表裏悅穆良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

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將徙縣中宇張

樂岱郊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

郊也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增類帝之壇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善本作

宮字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

久矣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

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直胃維月軌青

陸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于季春

春分月從東道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

章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

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皇祇

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銑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

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

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

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千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

庶氓善本作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良曰言

天子思

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

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

也庶氓衆人也願望也邁行也善曰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

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

宴禮勞使臣則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濟曰掌故掌知故事

警戒告語焉

儀善曰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文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向

除掃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善曰

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屣苑太液懷曾山銑曰

也澄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

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康之田也洛

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

為苑包懷其高山也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

陰煙山中氣也

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

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微循也言周循於山水之間也

善曰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微道綺錯

旌門洞立延帷

善本音年銑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

接杆迴行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迴杆也杆即牙也善

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陛揚幕接帳

連固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棪柱再重杜子春曰帷柱行馬也

閱水環階引池分席

良曰閱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

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簡緹

徒曰閱水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簡緹

騎搖玉鑾發流吹游之禮也蒼靈謂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

驅清道翰曰祕駕天子馬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王鑾天子

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也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

移洲放

善本作旋字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向曰此皆眾士

行所即游所也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吸淮南子曰藏志九

既

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

銑

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善曰俄軫委旒不行

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楚纒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騫虹旗於玉門

肴款

芬藉觴醪亦泛浮也藉多也觴醪酒也泛浮言多

也善曰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藪

妍歌妙舞之容

街組樹羽之器

善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街組又

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

禮圖曰筍簾兩頭並為龍以街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街組流羽兮

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簋崇牙樹羽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

向曰師曠清徵之曲一奏有玄鶴集焉再

繁聲合變爭節

奏為行列三奏而延頸鳴也四上六莖九

成並曲名 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撫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

青翰侍御 濟曰龍文馬名青翰紅名御泛也 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况新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鴛鴦集楊袂風山 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况新波之中

舉袖陰澤靚 靜 裝藻野袷服縉川 銑曰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鴛鴦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縉雜色也 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 故以殷隱 賑軫 外區煥

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縉繁彩色也 故以殷隱 賑軫 外區煥

行都會 善本作 者矣 良曰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黎羽 上膺萬壽下禔 氏百福 翰

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膺富也 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卜爾百福 市遙稟和闔堂

依德 良曰遙帶也稟受也闔闔也言群臣市席滿 情般晉景遽

歡洽日斜 銑曰盤樂也景亦曰 金駕揔駟聖儀載佇

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揔謂聚其駟馬將駕行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 悵鈞臺之未

臨慨艷宮之不縣 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啓會饗諸侯之在長安縣謂懸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中國之兩京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 康王有艷宮之朝 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

廣宴 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以為宴也 善曰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

記曰銅爵臺 西有爵園 稟命在位展詩登 善本作 志則夫談美有

章陳信無愧者歟 向曰楚子問孟子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

西有爵園 稟命在位展詩登 善本作 志則夫談美有

章陳信無愧者歟 向曰楚子問孟子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

章陳信無愧者歟 向曰楚子問孟子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

章陳信無愧者歟 向曰楚子問孟子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

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善曰楚辭曰展詩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銑曰齊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宴會羣臣勅融為序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漢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

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善曰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張樂已見上文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濟曰易乾卦云時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

襄城之域

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逍遙游貌域野也善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體元

則大悵望姑射

亦之阿然昏鳥

鳥眇寂寥其獨適

者也

善本作已字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皆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銑曰言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也宵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善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於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

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食云固不與萬人

善本

共也

良曰夏后帝啓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名璿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

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瑤水瑤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又不與天下萬

人共樂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瑤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也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顧弟兄妻子離散此無化不與民同樂也我

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

室 濟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 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述能

於明堂之宮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二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遊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 **幽明獻期雷風通鄉食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

王攸歸 向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鄉陰陽和也 銑曰此二寶徙歸于齊也 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

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遊首山觀河者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鈔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王 **革**

宋受天保生萬國度 待 **邑靜鹿立之歎遷鼎息**

大垆 古 **之慙** 良曰齊改宋歷數而受天命以爲天子也 濟曰度邑謂上度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立

而歎恥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垆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立大垆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息皆猶無也 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垆而有慙德周書立或爲苑 **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 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

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

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有虞

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

表者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向曰駿疾也言齊

禹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帝之德疾發聞於

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安定之道

堅固其大業也善曰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

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皇帝銑曰齊武帝也善曰蕭子顯

奏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齊書晉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

遠以太體膺上聖運鍾下武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

子即位體膺上聖運鍾下武文王之下武王繼之而言武帝

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故云運聚下武善曰墨

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冠五

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過也三代夏殷周也善曰

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

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善曰毛詩曰倬彼雲

月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善曰毛詩曰倬彼雲

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

合其明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向曰彈壓猶蹴蹋也善曰淮南

山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銑曰景光敷布柔

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恭丹徒宮集曰

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

女聞偃兵建文化澤晉泛善本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

尚書曰柔遠能邇澤晉泛善本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

殺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

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具晷忘餐

且及也言自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善曰具明念負重於春

已見上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念負重於春

冰懷御轉於秋駕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

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善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轉而無

繼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

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可謂魏魏弗與

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可謂魏魏弗與

八百十五

八百十五

八百十五

八百十五

八百十五

八百十五

蕩蕩誰名

良曰魏巍高大之貌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焉善曰論語子曰

孟門其何險

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

亦不以為險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善曰春秋漢舍孽曰天子南

堯之天下不以為秦秦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諸后睿哲在

躬妙善居質

銑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善曰蕭

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曰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質琢磨以道也善曰法言或問聖

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

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

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

朝於王季問於內豎人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

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

云齒胄齒年也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

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

不如何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了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

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尚書

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

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蹀

昌姬

韜軼炎漢

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磐石大石

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越也昌姬文

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躡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

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

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
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元宰比

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

來仕允克施之譽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

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 濟曰周公邵公分陝界

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弗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茨也允信也克

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 善曰元

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

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俞明道能舉君之官職

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

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蔽弗甘棠勿剪勿伐

邵公所茨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

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 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

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

朱弗勿斯皇室家君王王者也 翰曰珪璋玉名喻賢才也

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君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 善曰毛

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 本枝

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 向曰本枝謂宗族也 善曰毛

曰若稽古帝堯 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

樂業守屏稱事 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

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 善曰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

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

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其土之守且其 引鏡皆明目臨池

在邊邑曰其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

無洗耳 良曰公孫述僭稱帝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後述既

皆明目也許由巢父皆隱者堯以天下讓許由而以爲汙其聽乃臨

池洗耳言今太平野無逸人也 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

蜀蜀人任永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皇甫

謚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

沈寘之怨既缺適 和軸之疾已消 濟曰沈寘適軸皆

病盡除也 善曰漢書曰蜀嚴沉寘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寘

曰軸病也謂賢人
隱居而離困病也
與廉舉孝歲貢善本作於外府署行

去議年日夕于中甸翰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

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善曰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義

尚書曰五百里旬服協律揔章之司序倫正俗向曰協律樂官

揔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王風俗也善曰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揔章觀荀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

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揔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垂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辯風正俗

最其上也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

先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

事於仙室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

珥執也形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君言也仙室館名也善曰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

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履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

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衮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

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寒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銑曰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

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冠壞冠也空履敝履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

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

穿影搖武猛扛鼎揭渠旗之士良曰影搖輕便貌扛揭皆舉也善曰漢書曰

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

人勤恤民隱糾逖士力王慝士德反翰曰恤憂隱痛逖遠

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射

集隼於高墉繳若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

斯行濟曰隼勢寫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於高牆之上喻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堯使

弄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遂隧道也善曰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而無不利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弄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

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翰曰讒譖之人在朝如苗之有莠言此事於齊朝亦無聞也蔑無也

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善曰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敢寇

稀鳴桴流於砥

路鞠茂草於圓扉向曰桴擊鼓杖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善曰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

者年關市井之

游銑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

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九

清夷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天性也翰曰官居隣近景遠夷乎也言

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也善曰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

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髻側首

貫曾之長屈肱厥角請受纓縻向曰侮食左言蠻夷國也銑曰離身反

踵髻首貫曾四海國名屈肱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海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

九百

九百

九百

推騫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涖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豷首山海經曰有貫匈國其人習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延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匈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屏櫛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文鉞碧斝之琛奇翰善芳之賦 良曰善芳縻勿絕而已

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善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斝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斝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比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

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故云駟也 善曰周書曰卜盧國獻紈

牛紈牛小牛也又口渠搜獻體犬駟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 銛 盈衍儲邱充物郊虞 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邱猶於府藏也充物郊虞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 軌躅 直綠切舍官言遠方所獻音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 相

尋鞞 丁譯無曠 絕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不曠也 善曰儲邱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莪音軌聘禮曰賈人啓擯取圭垂纁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鞞鞞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鞞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 重九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

轂埋鞞鞞 鱗 **之轍綏** 而 **旌卷悠悠之旆** 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鞞鞞衆車聲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旌旆垂貌埋卷言皆不用也 善曰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鞞鞞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

毛詩曰悠悠四方無拂扶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

罷戎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謂不距捍王命也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之示不用

兵也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

天瑞降地符升翰曰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善曰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

澤馬來向曰澤馬瑞馬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紫脫華朱英秀向曰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

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初上值紫宮凡言當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

則朱草生瑞應圖**佞枝植**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

歷草滋翰曰堯特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

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歷故云歷草也滋茂也善曰田隸子曰堯

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莫莢莖**雲潤星暉風揚月至**良曰暉明也風

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

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江海呈象龜龍**

載文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

故曰**方握河沈璧封山紀號**善本作石字**邁三五而不追**

踐八九之遙迹濟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也封山紀石謂封太山刻石記功也紀記也邁遠

也三五謂三皇五帝也八九謂封禪七十二君善曰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

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果父刻石紀號禮記逸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

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

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貞

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遊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

惟暮之春翰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取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於此上已也惟詞也

善曰左氏傳郊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泪吾南行上已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善曰周禮

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

有以自樂楔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銳曰楔絮也言被不祥以獲清絮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

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

傳曰楔者絮也仲春之時於水上豐絮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

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

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地名堯所

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

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河東築山鑿也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之曰風涼雍州之福

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阜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均乎姚澤無

尚於周原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生地無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此處之美加於周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

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草水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

瞽叟之妻曰幄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狄豐邑

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早緬切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褊小也

言皆以豐譙為狹陋 善曰

漢高祖豐人曹孟德譙人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

裁基飛觀神行虛檐

雲構 造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

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煇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

抗殿跨靈沼而浮榮

向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

也水構屋檐於水上也 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芟毛詩曰王在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 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

玉砌

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窓也綺疏窓也渠中生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殿拂其寮蘭泉江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

善本作

曲拂遭迴潺

溪徑復

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澗水也曲拂遭迴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中水流貌徑復謂

出入山谷也

善曰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秩斯干幽

辭曰川谷徑

復流潺湲 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

采于柔萸

亂嚶聲於錦

善本作 羽 向曰沚池岫山也謂季春之月萍

柔夷初生木葉也錦文也 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天天灼灼其華又

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

禁軒承幸清宮侯宴

清緹

帷宿置帟幕宵懸 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

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

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

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亦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也皆以
繒為之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
向日滅宿澄霞謂天曉
而無雲也登光辨色謂

日光初上始辨曉色也
善曰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
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
戒善本

作式
道執又展軫
效駕
也軫車也效命也
善曰漢書曰

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
則僕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軫具視也効駕白已駕也
徐鑾警

節明鐘暢音
良曰鑿鑿也馬徐行以警動其節知君之行止也
天子出則撞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善曰

淳于髡斗酒說曰明
七萃連鑣九旂
由齊軌
善曰七萃壯
鐘擊磬調歌紉舞

街也九旂謂從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旂車軌車跡也
善曰周穆
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

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園薄天子出道車五乘萃
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群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建旗拂

蜺揚設振木
翰曰建立也佛蜺謂旗高也設簫管屬言其聲衆
振山木而動也善曰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

拂蜺列子曰秦青撫
魚甲煙聚貝胄星離
善本作
重英

曲瑤
側
之飾絕景追
善本
風之騎
向曰魚甲以鮫皮為
也胄兜鍪也煙聚星離言多也
銑曰重英綠畫之矛也曲瑤車蓋

玉也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
善曰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
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具胄朱綬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

瑤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
之匹遺
昭灼甄部駟
祖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

風之乘
昭灼甄部駟
祖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

逝
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駟駿良馬也函行列也
濟
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驥馬填銜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

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
逝
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翰曰轟轟隱

軫軫多也羌歎辭也
善曰說文曰轟轟群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
軫軫被陵綠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颺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

觀
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洲渟
音亭向曰輿天子車也罕
獵車名孫子兵法云其鎮

如岳其渟如洲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單罕孫子兵
法曰其鎮如山其渟如洲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洲渟嶽峙
聩

聩
聩

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

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銑曰醉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良曰几王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循行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色醉然於面趙岐曰醉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宿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

曰蕙肴蒸芳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葆保陳

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箏篳動邠邠詩障舞人也

舞名金匏樂器也戚斧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箏篳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

侑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子戚舞雲翹周禮曰箏章掌土鼓鼙箏又曰仲春擊土鼓歌

幽詩以召鳴鳥于弁弁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

逆暑也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翰曰弁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

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黃

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鐘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人

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善曰

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清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

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清善本作歌有闕

尼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

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向

闕終也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羣臣也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璫

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信凱讌之在

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

渥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

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
露斯在彼豐草 **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善曰周易曰嘉會
則以合禮揚雄蜀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
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王儉字仲寶 **其**

先 向曰其先
謂始祖也 **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徒協 **詳焉** 善曰琅邪王
氏錄曰王氏之

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
將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晉中興以來六世**

名德為 善本無
為字 **海內冠冕** 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
道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

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于儉嗣
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古語云仁人之利**

天道運行 銑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行言行仁道者世祚長
遠如天運之不絕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
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

淮水 良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所佩刀工人相之為三公可服此
刀虔乃以刀歸遺別駕王祥而謂之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

卿有公輔之才量故以相與也誓告也晉時王導渡淮使郭璞誓璞
告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善曰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

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
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

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
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誓有助焉 向曰離王離也並為秦將
王翦也

行弑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為諫議大夫
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城信蓋二道所助之 善曰史記曰王

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闕與破之後遂拔趙陳
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山殺

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
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卒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助云

踐得二之庶善本無庶字幾善本從木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

生有命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善曰周易曰有天道為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

帝師銑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語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况乃洲角殊祥山庭異表均衢罕窺其術觀海

莫際其瀾良曰洲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也際至也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洲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洲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籍博游才義濟曰宏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

書海上名山之旨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所述史記也言美也

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上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潘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城著此書藏諸名山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辯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也善曰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季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劔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劔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

又疑曰六卷 十八

柔則鏡堅則折劔折
日鏡焉得為利劔也
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

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

用者乎
銑曰摠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互為用於心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

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善曰言金版玉璽之

書無不制在情秉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

也虛明亦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異
善本作以字表雲屋天構匠

者何工
善本無工字自函
善本作咸字洛不守憲章中輟
濟曰函函關謂

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

文賀生逢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

備茲日
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二儒尚有闕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脩於此

日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

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若齒

危髮秀之老合經味道之生
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

有德之稱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

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

相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映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銑曰言上老

北面中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

父之敬也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

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
善本無也字良曰夷易也弘大也

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

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善曰習鑿齒

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派者稱王樂焉期歲而孤叔父司

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濟日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叔父僧虔為司空薨謚曰簡

穆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

故謚簡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于公翰曰志

五時也折衷者言皆取公所為以合制度也善曰論語孝友之

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

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

何不往觀也於是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曰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

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刀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

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于成王見于周公三見三

答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三答商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也觀

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

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

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

聰察曾何足尚

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為餐飯誰言

之已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蝕京師不見瓊以

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

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郁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

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

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

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

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

感咽若不自勝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

言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潛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初宋

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

詔毀發善本作廢字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

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濟曰誓不遵奉毀塋棄棺之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善曰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

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本作遷字尚公主拜駙馬都

尉元徽初遷祕書丞尚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也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

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舍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祕書丞於是采

公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

七志銑曰言其脩書史也晉朝荀勗字公會為祕書監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又李充字弘度為著作

即是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錯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會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

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

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按續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

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善嘗賦詩云稷契匡

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

心矣良曰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佐君故有應合時務之迹而百姓皆有屬望之心時

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

善本作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

備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

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於便

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

善本無在是矣

秋曰儉精神秀微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

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

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向曰年謂老

也侔等抗平也善曰春秋漢合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合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

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

申以止足之戒

善本從言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謂約以歲寒之志也止足之戒謂戒其滿盈也善

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答詩云

作曰老夫亦何寄之子昭清襟向曰老夫素粲自謂也之

何猶無也照見襟心也言老夫無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所寄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

徒即素粲也善本注河課為最

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寬為司還

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

毛玠之清公

善本作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

參掌也魏毛玠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

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

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

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

待之各得其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

拜向曰愍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終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

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滌上召僧綽具言之

以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頤之劾亂檢大祖巾箱得僧綽所

俗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

業肇基王命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于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立迹寤

寐風雲是資人傑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

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握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

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

長史齊臺既善本作初字建良曰宸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讖也緯謂織也著明也王

佐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進

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

年二十八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為立百司臺署故云齊臺也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末世也浮薄紊亂軌跡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

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

善本作順字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

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向曰章程紀綱紀也彝常也典常備物朝廷威儀也符策也蓄積

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銑曰太祖謂齊高帝也建元二年

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役郤烏答分司盧

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濟曰漢

獻帝始置左右僕射以營郤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司也晉朝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時稱清平言自營郤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

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部誤也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尋表解選 翰曰

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 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

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 善本作 將軍永明元

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翰曰丹陽

也 善曰本官 謂侍中尚書令 六輔殊風五方異俗 向曰六輔謂傍有六郡

及帝都也 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章昭 注曰六輔謂京兆馬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 公

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 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

楚謂遠也夏謂近也 善曰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

謂之 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 良曰後漢許荆兄子世

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

相侵遂解劍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

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

田也歸田謂息訟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

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曰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

願身代世怨家曰許掾郡中解君為賢何敢相侵遂委去漢書曰韓

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太傷

之閉閣思過於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自髡肉袒

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

鼎彝或德標素尚 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温嶠字太真 劉恢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

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温 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郎尹後平蘇峻之亂滅榮緒晉書曰劉恢字 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撰其先 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滅武仲曰大伐小取其先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 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瓦素尚無終喪若始 臭味風雲

千載無爽

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溫劉之跡而為尹丹陽間其餘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李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肅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

用彰世紀

向曰言儉親自弔祭溫劉二尹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之禮也善曰左

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

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所養故持深於常哀

表求解職服斬衰有物不許慕謂哀慕也善曰

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

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經師一人

任昉維傳魏德公謂郢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

善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起記室參軍勅

復官

善本作復以本官濟曰謂居叔父之服

今却居官領國子祭酒二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

故云復官

傳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

予胥怨

翰曰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

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

留侯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為我除

害也胥相也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怨之善曰挂服未詳正隱晉書曰王遜字幼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

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

卒金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其年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

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

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

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也狹人寡齊人削取入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城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

之解職

銑曰頃者言不久也

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

悉如故

良曰本號謂衛將軍也善注同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齊曰愈益

也大典重位也

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

六年又申前命

故善曰儀同三司之命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向曰固辭知吏

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頻不許辭讓之請也善曰選任尚

詔加中

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

池之失

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獨也勗遷為尚書令

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會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

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也善曰言昔者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

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

吏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犇

競之塗有自來矣

良曰犇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善曰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訖

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

濟曰人必

深厚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使無訟事深引誘

翰曰若使前人無訟其事深在善誘之道也必也必也使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無訟乎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向曰提執也允當也一善曰漢

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喻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誅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拔善本作奇取異興微繼絕用奇異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拔善本作奇取異興微繼絕

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之緒絕者繼之善曰王隱晉書曰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技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侯景風而式典曰良

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善曰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士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春秋三十有八

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曰鼎三有識銜非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功善本公象也

字女寢機而已哉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春者不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

輟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善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

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向曰以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痛深也以其教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友之道也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追

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保鼓吹

增斑劍為善本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銑曰羽葆班劍並葬之儀

七百九十一

衛增於常儀為六十人也善曰漢官儀曰班劭者公在物斯

厚居身以約良曰利物不利已也善曰齊春秋曰儉玩好

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

財以賑其急遽也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室無

姬姜門多長者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

長向曰不說已長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粟出言必雅

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

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弘長風流

許與氣類良曰弘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

與已同也善曰檀道鸞晉陽春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

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礪郗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道必

期翰曰勗勉也丹青天也青冥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

青冥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

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銓曰言知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窮涯而反盈量知歸

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言其知止知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口歸也量

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

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改善本

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國濟曰人譽謂謳謠美德也緝

熙光明也善曰禮記曰王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雖張曹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

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

旨取則後昆荀摯謂荀顛摯虞也二人競奏國家禮制安有差降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摸儉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爽差淵深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逢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顛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以議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宣威授指寔寄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大也

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銑曰義理積於心所往也前事感其義理則皆以喜悅之情而來歸德也

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

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而生若造理常可干善本作造理臨事毋不可奪

弘量不以容非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為非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顛章曰陛下寬不容非

歸之正義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

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事獨為人所尊重擅獨也

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

濟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也善曰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

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評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

版所以書記事也紀記評問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

至若文案自環王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

人者此事皆積習以成奸偽矣善曰漢書口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

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善曰漢書曰

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丞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為怒

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善本從木濟曰研機謂研窮其幾微之理善曰

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

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此任

助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助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善本作之榮鄭璞踰

於周寶良曰東陵謂盜跖也侔齊也西山謂伯夷也助自謙不才也伯夷貞節人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脂為璞周人懷

璞過鄭賈曰欲鄭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周寶周之美王也言濫叨以顧盼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善曰

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名令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

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巧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

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

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得寶
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善曰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銑曰禮闈尚書省也善曰十

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
瞻棟宇而興

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
慕撫身名而悼恩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

不至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善曰

矣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

述作之士
已哉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於言行軍國大事豈直為彫飾文章以為縟采平縟采雜色也善曰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

善曰王彪之賦曰於**唯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是乎統體而諫之

云善本又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楊雄魏則陳思三粲**昉嘗以筆札**

見知以善本以字上有思字**薄技效德**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

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伎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銑曰貽遺

範法也善曰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為如千卷**善本有千卷上

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善本無**言不**

列于集集錄如左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二四一

卷一

集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刺史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

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褒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宣帝乃徵之既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良曰荷負也旃

絲繒帛也言夷狄負氊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絲之密也瓚以為純絲

美藜含糗

去久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

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服虔曰哈音含糗乾食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雖然敢不略陳其

善本無其字

愚心而抒情素

濟曰王襄奏襄有逸

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迷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杆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

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已正統而已

翰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

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

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服虔曰恭敬也

善曰漢官解故

天賢

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宮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

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

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衆多也

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苦骨切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

也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貌

及至巧冶鑄于將之樸

善本作璞字

水淬

子會其鋒越砥斂其鐔良曰巧治善鑄劍人也于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

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鐔亦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冶甌治即巧冶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

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請此二人為鐵劍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

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

剽犀革忽若彗泥畫

善本作塗 畫字 剽曰剽斬也犀獸名革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較犀忽若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 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也漢書音義曰如淳曰若以箠掃於泥灑之處也箠音遂 善曰塗路也

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濶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 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歧曰古之明日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濶亂也胡困切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善本亦傷吻敝策 善本作 而不進於行 胷喘膚汗人極

馬倦

向曰御駕也駕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胷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

示傷吻敝策

善本亦傷吻敝策 善本作 而不進於行 胷喘膚汗人極

及至駕齧膝駮乘

去旦 銑曰齧良馬名也駮亦駕也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且皆良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為名 王良執靶

韓哀附輿

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輿車也張晏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 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縱騁馳騫忽如景靡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疾也言過都 疾也言過都 疾也言過都

追犇雷逐遺風

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 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

寒之悽愴

善本 從水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善曰絺綌葛也鬱燠

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夏之
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
亦無憂也善曰論語曰當暑績絺綌孔安國曰絺絺葛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也善本有也字是以嘔喻受之開寬

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銑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知悅貌一俟切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

不之迹也索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善本作空

之隆濟曰周公一食三吐餐一沐三握髮以禮賢士故能致太平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園園空虛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翰曰齊桓公好賢賢久

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以為盟主善曰韓詩外

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

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之資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

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

士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勒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
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悃本苦誠則上不然其信向曰揆度悃至也
誠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善曰郭璞三倉解
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

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厨之人勤勞於調鼎俎以其膳

之秦以五穀皮贖之穆公用以為相鬻賣也齊門飯牛此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也離猶罹也

曰伊尹負鼎佩刀以于湯得意故尊宰舍尉僚子曰太公屠牛朝

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萬章問曰或

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寧戚飯牛呂氏春秋曰寧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至關門寧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歌者

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鄒子說梁王曰寧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

以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去卑辱與六於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脚而

享膏梁向曰與幽滌汗也蔬菜食也疏庶人之履也享食也

而食滋味以衣朝服也張晏曰與幽也滌狎也辱汗也如淳曰與

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鬻案鬻以繩為履也善曰國

語欒伯請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

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孫以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詔侯與天子分之各

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

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善本無

虎嘯而善本有風冽龍興而致雲善本有氣人翰曰君

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冽清也善曰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

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霓者陰精而居蟋蟀善本作

千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善本作

秋吟蟋浮游由出以陰向曰蟋蟀游皆蟲也候時而鳴知

蟲各世謂之蜻蛉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

有翅能飛夏月 陰時出地中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銑曰初九潛龍

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而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天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

萬物而利見之王肅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良曰皇美

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此國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故世平

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濟曰文

武王 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列布 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 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 善本作 鐘逢 善本作 門子彎

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

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

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

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鍾琴名烏

號弓名也晉灼曰遼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

曰遞鍾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

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

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 善曰孫卿子曰拜逢鐘門善服射者

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拜拜傳蓬蒙

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矟龍矟技隨隨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 上下俱欲歡 善

本 倅權 然交欣 翰曰上下謂君臣 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向

字 君曰之道不疑雖左右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論說其非者不信也 魚縱大壑 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

秋保乾圖曰神明之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

應疾於倍風吹鴻毛

令不行

濟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

良曰化滿四方被千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

是以聖

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言賢目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

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翺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克於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善曰為君之道與大

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與大

王已出吾責塞尚書曰大傳

日周公作樂優遊三年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

場

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

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

濟曰雍容閑和兒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目治祿福萬年也永長也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必偃仰屈申

善本作

若彭祖啍

吁

嘘

虛

呼吸如喬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

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而已眇然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善曰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詩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向曰濟濟盛兒

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銑曰趙充國為將屢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羌有寇上思將帥之臣追

美充國乃召雄為充國圖畫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

討是震音真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

羌人懼之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

既臨其域喻善本以威德濟曰臨羌人之域

有守矜示之欲令其降也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功謂之弗克翰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眾以擊之奮震旅眾也罕羌名韋昭曰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善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良曰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音剛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善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

功乃列于雅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

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善曰詩小雅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夫雅曰江漢之許生命劬虎

在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

漢中興充國作武

趙趙栢栢亦紹厥緒

善本作後字

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趙趙栢栢武貞也班固贊美宣

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善曰毛詩

曰趙趙武夫公侯千城尚書

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栢栢

出師頌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封上蔡侯京部叛羌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

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

中郎將近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

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

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

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

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

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

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

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

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

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兆基開業人神

攸讚

善本作贊統曰